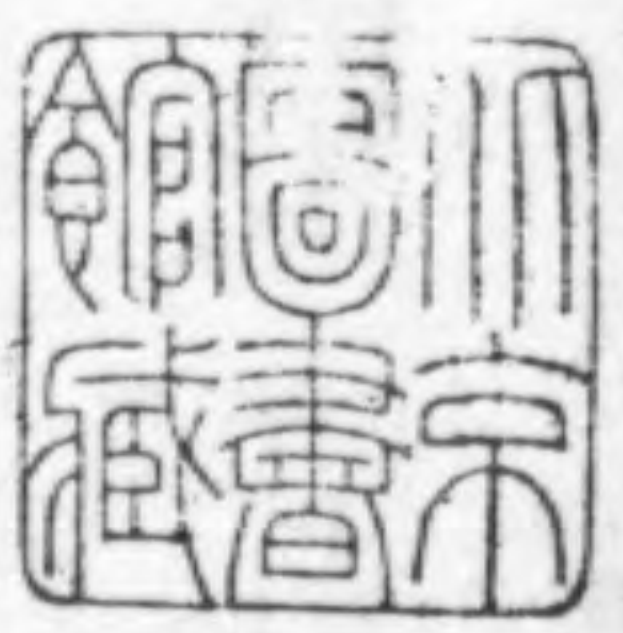




玄真子叙

玄涉之而情深者山水之致也挹之而神動者文章之氣也天地間可駭可愕可飛可舞者迷多寤使胸次開豁以落而無際者夫極其極於文章而趣涵於山水非其人孰可語此者唐張志和以絕代畸人業於漁釣浮家泛宅涉來出沒於蒼雲之間鼓枻



長安
振錄
西
諸
書

烹茶既雲釣雪能看煙波萬頃之態故其
文汪洋自恣入提會奇造境轉幻開漆園
之生面而橐籥妙之盡藏令讀者如登云
天如披幽闕如馭祛塵之風而縹渺興思又
如安足崑崙之下寶光異彩以恃目奪而恍
惚不自禁古稱神情全在閑山水而孤作文祗
虛語耳——余向於孫子周書見其文媿不

能讀即讀矣不能盡解也無何讀書玄真
子蕭海處每於山川遠處雲水渺茫輒想
見其高風而恨不得與嗜茶之士共相欣賞
余友不驕於清雄絕世之才涉目萬卷上下千
秋深有會者遂携其文手錄授梓公該同
好使入世淺者取山水之致以澄其神出世真
者領文章之氣以生其韻於以爲古人之幽

光而浣塵土之劫運非淺也獨余天分無多世
緣未淨登此峭詠日酸邁於不可知之域撫卷
之餘懷古之情正轉深矣昔人云不讀玄真子
便稱俗吏余亦謂不讀玄真子即為俗儒

天啓乙丑良月之冬後一日盟弟詹鍾玉書於

顏魯公舊治之澄碧樓



刻玄真子小序



子書之盛至今日而極凡盈尺盈
寸與夫片楮隻字悉搜出以登
諸梨棗而流傳於人世雖所刊
非目不經見之奇然一而新之大
足快人意亂黍寒儉徹骨欲盡

羅致凡案間力苦不能副心之所
求但有望洋歎羨耳頃偶檢笥
箴得向時手錄玄真子一本讀
之竒刁詭譎縱橫宕漾大都以
虛無為宗寂寞為事蓋老氏之
支裔也至其推原乎德首稱

文宣意其逃玄而歸儒者耶借
玄以立解者耶洵盛時之逸民也
哉因付諸剞劂以我所有易人之
有庶不難矣既非射利并匪標名
與世稍異嘆羨之思藉茲而慰
余所以殷然為玄真子之刺也情

寔如此

天啓五年歲在乙丑冬十月既
望杞人孟胤泰不驕書於明
聖湖之草堂



殊空刻玄真子凡例

一 批評圈點一已事也况書中與妙悉現紙上有眼
者其曉慧心者自了安得以偶然寄賞為千秋定
論故一切不沿俗尚非作意違衆實不欲滯鈍往
哲耳

一 子書原屬正經學問不比道外稗編非闕眈奇過
為搜冥若謂因代競宗登梨罔利失却公好之懷
有味較讐之苦

一 此帙係予兄暇日手書字致句恭留心不淺向之

錯繆今已訂正與照本贖錄以訛傳訛者霄壤之
別

一四新合刻工將告竣乃予兄與孫子周詹挹如兩
兄精心較閱者也子周極善八法筆畫必審其從
未挹如尤富五車恭勸必廣其種類非第裨益舉
子亦且有補書家茲刻特前茅耳其中權後勁願
嗜古之士拭目以觀

一易林乾坤鑿度與夫康門青城諸子從前絕未有
善本行世遙且購覓無繇或有者不肯讀欲讀者
艱於有相沿日久遂泯其傳茲將次第梓繡以供
好奇癖幽之採亦願同志勿沉匿古聖賢共載休
明世界也

天啓五年乙丑歲冬月中州孟胤豫介如識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唐 顏真卿撰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軌無
間而理窟肌分其惟玄真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
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
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
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
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
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

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
江迄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
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
鼓吹京兆韋誼為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
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亡為宗觀以為碧虛金骨兄
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
東郡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以門十年不出吏人嘗
呼為掬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
裘嫂徐氏聞之手為織績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

艸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
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
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
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閑閭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
太真為序曰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
鮑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為建造行者謂之大
夫橋常以豹為席驥皮為僑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
榔擎枝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蒲宗嘗賜奴
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婦夫曰漁童婦曰樵青人問其

故漁童使捧釣牧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蘊蘭薪桂竹
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卽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
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
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
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七年
秋八月訊真卿於胡州真卿以舴艋旣散請命更之
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汎宅沿沂江湖之上選
來茗雪之間楚夫之章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
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艸芥屏嗜慾

若泥沙希踪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
去我思德之深曷以冥懷寄諸它山之石銘
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先塵宅漁
舟乘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淪此身

六子 解畢

隱逸列傳

宋 祁 謨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
別二子書為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
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
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浚坐事貶
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
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常詣者為撰內解志和
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道

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
豹席椽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
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為躬績織及成衣
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徃見為終日留表其居
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閤號回軒巷先是門
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
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為徃
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
嘗少別也何有徃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

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徃來
若雲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紙
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
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巖光之比云

隱逸列傳畢

玄真子總目

碧虛

計四條

鸞鷲

計四條

濤之靈

計七條

玄真子

唐 張志和著

明

孟胤泰訂

長樂郡
振鐸西
訂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幹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衢
升井為炎降斗為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
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无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祗卑紫微之
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祗卑王於地山河草木
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

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早上
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
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
月為中道主上下无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
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
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
不異碧虛朕之俛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
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
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輳物尊圍八極海

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烟江
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游焉
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中員外轉其行
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架邊層輪日月中
文帶河漢絕霄稜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
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
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
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
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

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
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
同无不通无内无外无西无東曠閎漭蕩蒼茫青冥
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掛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
朕坐而游之卧而泅之泛然飄飄階可停豁乎包乎
毋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
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
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
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忝然天地為之

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
若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
子泐然有間豁然情容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為空
洞之歌謂之曰无自而然自然之元无造而化造化
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闔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
紅霞子曰若霄者儵然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
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无
自而然是謂玄然无造而化是謂真化之玄也之真

也无玄而玄是謂真玄无真而真是謂玄真馳言曰
无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无化乎其化一
乎化然後觀乎造化无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
真玄无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乎玄真逸言曰真
真乎玄玄乎真玄乎无真乎真真乎无玄乎玄
玄然後登太寥之天夫无有也者有无之始也有无
也者无有之初也无有作有无立而造化行乎其中
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
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浮

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
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
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
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
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
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幹
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
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
而化之存乎太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

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乃可見
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明
之衣戴朱光之冠服頽游之履束赤聯之帶驂火虬
之蜿蜒鼓紫鸞之縞絙轉渥丹之雙轂執染絳之六
轡諏日卜時戒途祖道語明水之霽虹與貫天之緋
霓曰造而化者非真化化而造者非玄造玄玄真真
為造化根造化何勲於碧虛碧虛何有於造化而獨
擅主宰之名非彼貪功為己即此假偽為真吾將詬

之虛冥以觀其名名之情四游隔越六虛迷冥於是
東轅經諸無之界遇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曰子何為
者而屆於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
於君同空問之曰孰為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曰為
物之主宰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
者朕之東无化可造朕之國無道可假君其改途紅
霞子於是拂衣南馳經自然之域過化元將假道焉
化元曰子何為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
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

之國也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詬朕之親朕之仇也師
徒將攻之紅霞子於是乎拂衣西驅經无住之邦遇
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何為者而届乎斯曰吾紅
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因本拒之曰假
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璧吾將
為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璧乘之資尚弗詬諸造
化无假道於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
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為者而届乎斯曰吾
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生首訶之曰

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秘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
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詬之無乃不
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
還轡旋輿經玄原之郊迷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
浴乎玄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氏也跋
涉虛無蒙犯烟霄車馬有游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
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
使吾之資身之用為昧俗之恥吾將詬諸造化吾適
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於諸無南

至於自然西至於无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
无有同空之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
自然有化无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
中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為誰也偉
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
牧道於玄郊吾適為六塞之戲俱亡其道吾懼造化
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玄原且吾之有道憂尚敢
見造化柰何夫子以俗恥而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
之詰无然一忤造化之念茲玄原之上豈可復觀吾

二童之洄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觀造化茫然迷舊
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
洄隨波泛濤聊以游遨俟吾白圖之成將近夫子而
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於是絕然浮光沉影
沂瀨浴波二童乘玄濤之騰澹泛六合之外儻忽至
造化之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造无極食渙然盈造
化之域紅霞子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
然後謁乎化真顧而俛於寰中慙代俗之榮恥皆妄
觀乎化真惟懼造化之知其將詬也於是聽造化問

二童曰无亡无不亡道不離乎皇之鄉造化欣然曰
无有其有者无亡其亡无不有其不有者无不亡其
不亡放乎玄原之郊而无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
是紅霞子盈自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
揖造化與二童子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
虛遇於同空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
然荒廬念子寰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面造化容
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有无也吾豈見寰
中之有无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其无原乎无者

觀其有冥以狀其然也容之為言也冥其靈乎也精
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
殊萬形之無窮異萬心之無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
化元者知其運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
哉碧虛清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无疆哉
非夫同萬形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
之一馳不想而屆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游太
无觀造化之无矣

玄真子

玄真子

唐

張志和著

明

孟胤泰訂

鸞鷲

鸞鷲氏自東方來後麁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之野
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鸞鷲氏嚶若而鳴曰
吾聞吁者喜者呵者噓者喟歔呶喘乎氣噓者啜
者啐者歔者辛酸甜淡吮乎味脾者睨者辨者眇者
睢盱矐眦察乎瞳曷者控者乾者擗者鏗鏗鏗鏗謹
乎聰斯極已於是後麁氏趨然而唬曰吾聞日者月

者鑿者字者昭晰粲朗幹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
嵯峨嶢峩萃疊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訇澶漫蕩
乎水僑者魁者魑者魍者僂宰魑魄歛乎鬼斯極已
意日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為極然鷲鷲氏
摩距厲吻以觜戲聞狡麂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
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鷲鷲氏之說遠謂諸物則
狡麂氏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場勞於聲戰雖扇眸
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鷲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
哉

太寥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
有無之至者可得而言乎無邊曰以吾之觀至小者
大而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无若知之乎太
寥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无
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无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
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
乎道其所然者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惟乎空非空
之至大邪判微塵至无内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
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

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
至无者有至有者无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飄颻然曰颼颼乎之颼颼
乎而颼颼乎之颼颼乎而扇鴻濛而么颼呖喙鼓鞀
鞀而悲咤颼颼蹶石拔木蹙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没乎者遊
濤涸焜之翳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駸隼駢
黜之憲霸乎者翳海吞山暈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譟轟轟乎轆轤忽犖犖乎

號號礮輪奔乎轂乎些歛電烜烈缺若霆驚劈歷乎
些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唬怒彼碌碌者莫吾
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些海之濤奔然曰浩
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鵬
頻鯨臭翼之聲邪乎且翻鼈盪鯨崩壺倒瀛其孰能
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熯然烈然曰烘乎炆乎之煥
爛乎焉翕乎煜乎之煽炫乎焉甄煖灼爍烜赫燿燿
涸澤焦山熾日薰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
耀照然曰煌煌乎陽陽乎歟晶晶乎熒熒乎歟杲杲

曠曠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金燦石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崑乎之塊北磅礴之
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塊确礪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
常奔山走陵而无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之
鳴竅然曰乾乎圓乎之慤乎只穹乎崇乎之廓乎只
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玄玄包水旋風盖地震空
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豁然曰豁乎次乎
之曠宕乎哉虛乎无乎之漭浪乎哉濛同茫唐青冥
蒼茫廓兮而廓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孰有大乎
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
詣而問至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耀海弭
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燥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
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
无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慤而還遂相讓为无為之
色相與成无為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歟
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
昔之為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也永

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
慤博玄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邀其遙明以照
其光默以湛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
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乎得斯
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无我老氏德之
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睨於
萬物噫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
則太寥德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
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索體者篋軀也

戴芥者負垢也苗蠲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
之蟲循乎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葉根
蟬之蟲植乎土篋軀哂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
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
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
逍遙也負垢哂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
索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
然而出入有鼠首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益
形之逍遙也根蟬哂乎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

者也。藁藁芥孳然垢徐然步物亡不疑子之動也。冀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哂也。於是眩華聞之哂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春受風日於外而屢長无羈礙離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物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

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吾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絲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儻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觀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於圓也方也於方也圓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方无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

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
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
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
者其惟太圓之與大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曰鷦鷯之巨鵬之亞也
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柰
者弋伯者也為大弓萬物鈞望巨鷦之飛於是乎殼
以射焉一發而中鷦之唳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
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墜於曠莽之

野殼然震乎大地太虛為之響造化為之兇防風柰
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涉巨鷦之上旁觀四海嵐
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
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為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
脂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為舟者散乎
大海命之曰鷦毛之舶防風柰神其弓之力也每齋
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
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玄真子

玄真子

唐 張志和著 明 孟胤泰訂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於真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為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為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

之靈以至於此吾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群鷺
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
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之
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為胥姑哉
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
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
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奈何受迷徒之咨
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為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
黃泉之間歟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為友也

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訐吾之妄俾吾之慙君亦有夫
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玄
得非君子乎孰為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
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欲
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寥乎螢之腹
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
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
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
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

之无形而不動谷之无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
之邪雖吾道之妙无心中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
有智蟲焉贅聞而疣見托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
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偽之興也於
是乎起吾觀之太寰之內似神而无者六海波泝江
而為濤天文皎夜而為漢炎光閃雲而為電雨色映
日而為虹陽氣轉空而為雷心智蔽境而為道其所
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无吾之玄然吾之无也不
无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

論有慙故友願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為智蟲之
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
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
起觀之君坐忘之后於睽脩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
道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
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
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無
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
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大小稽夫

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卧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旁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為有或以為无以道為有使觀君忘臺而見无以道為无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无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

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鉛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並而忘后弭闕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

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間
揖玄真子既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
宿而語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
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
念之懷久之寂然儵然恢然匪素匪畫詭怪魑魁千
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閑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
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為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
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為圖鬼之祖自吾作古
圖工如林顧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

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
不能先造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
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
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若先謂吾之傳

荷水為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燼火
為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
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
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
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寤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

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
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
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
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鬼化死過而生來
生之忘死而識空生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
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
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
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无薄蝕

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
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
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
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
合將來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為
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為不然會有
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

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
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與光之答乎影
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鈎
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吾體之外子之遂乎
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無常與雖然
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忘者雖吾亦不知之
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暎之蝕曲
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
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

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
一也無寐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
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
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無
一無二無寂無默無是四者又無其無斯謂之真無
矣夫能游乎真無之域者然後謁乎真一之客者焉
夫游乎真無之域謁乎真一之客者乃見乎諸無矣
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無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為之

名者曰太無之寰夫太無之寰者人無能謚焉吾強
為之謚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
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
見其無也今也吾聞其謚矣未見其無也斯之謂之
太無之謚邪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為微談而子果聞
諸子可謂明微笑自默之還也而寂為之絕談

玄真子



